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4年3月號 總第5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我的一江春水向東流 - 許成堅
- 布里斯本生與死 - 洪丕柱
- 妈妈送孩子上学的路上 - 洪朗
- 燻魚 - 洪丕柱
- 口重 - 韋鋼
- “我不要啦”和“哈哈，怎么这样” - 白蓮
- 奢华与教养 - 王欣
- 我在异国上的第一堂“文明课” - 維和
- 水流裡的音符 - 王雪帆
- 節日話送禮 - 徐欣
- 【英伦心影 8】捐助的美德，从剑桥到哈佛 - 薇薇
- 【英伦心影 9】剑桥寻梦 - 薇薇
- 攝影《中國新年》 - 韋鋼
- 作協簡訊

我的一江春水向東流

許成堅

我於 1976 年 9 月尾參加中國駐永珍市大使館舉行毛主席追悼會好後才帶四個孩子由永珍坐飛機。往曼谷市住到 1978 年頭又全家人申請入廊開難民營候待第三個國家來接去該國定居，至於我的兩個男孩子，當我初到曼谷時就先帶他倆入難民營了，我才和我的兩個女孩子住在朋友公司內，以策安全，難民營內也有我孩子的表哥及其他親戚可照顧，廊開的寮國難民營相當大，總共有五萬人左右，所以泰國一年賺難民的錢不少，還有賺聯合國發給難民每天的食物也不少錢，我在曼谷住了一年

多的時間後，考慮來考慮去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泰國非是長安之地，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決定遠走高飛入了難民營後就和人買一間草屋別墅來住，沒有和他人住大貨倉式的屋，我們的草屋別墅內有浴房，廁所，廚房，我以 500 美元買來，後來走也以 500 美元售出。那時的 500 美元可在永珍買到一間磚屋的別墅，因為人人驚惶要走，不動產就是不能帶走的東西。汽車也很便宜的東西，單車反為貴物。我住在難民營內的一年多時間居多以補習英法德文多，每逢禮拜日就搭公共汽車入廊開市買日用品看電戲或探訪親戚朋友，時間過得很快就到 1978 年尾澳洲就來接我的第三男來澳洲，本來我的第二男同時申請的，而澳洲政府卻只給一個人來，澳洲的移民官好奇怪，記得有一次澳洲的移民官當 interview 一個青年人好後准那個年青人來澳洲，那個年青人很高興沒有說感謝就背後及屁股向著移民官離開，移民官見了就叫該青年人返來和他說”剛才你對我無禮貌，我不准你去澳洲”。

我的第二男就要留下來和我們再待第三個國家來接我們。迄到 1979 年 6 月 15 日好消息就來了，德國政府要來接我們去德國，我一時聽了非常高興，而我很多朋友也替我高興說德國那邊的福利



怎麼好，好過很多其他國家，並說天上有星才能得去。奇怪不奇怪 6 月 16 日加拿大政府又來通知准我們去，我聽了我的意志即時動搖，不知去那裡好？按加拿大我也有堂弟妹及親戚有五個家庭，而德國卻只有兩個朋友的家庭，法國則有堂哥及我老伴姐姐的孩子及我的長子等，結果給人說了還是決定去德國，不要給人說”太多心”。決定後泰國移民局也來通知我們，要我們於 6 月 25 日由移民局用旅遊車來載我們去曼谷，辦理出國手續。我就寫信告訴香港家繼母及恆堅弟知，家繼母就於 6 月 25 日由港來曼谷和我們會面，不知這一次會面後何日何時才能再會面，繼母來曼谷後住在她的姐姐家裡由她姐姐的孩子樹民表弟帶來移民局內會面，我的老伴從未見過我繼母就乘機行敬奉”媳婦茶”大家高興到流眼淚，移民局內地少人多又骯髒好似監房天氣又熱，幸好只逗留兩天我們於 6 月 27 日便乘德航飛來德國 Frankfurt 市，隔日早德國政府就派人來迎接我們即刻體會到優秀日耳曼民族的熱情，辦理入口手續也很快就辦理好。又德政府老早已安置好住的地方是 GERMERSHEIM 市是一個小市鎮，人口只有二、三萬人而已。我們的住所是一棟四層樓高的大廈，已有六

個單位給人住了，我們就排為第七個單位，所以我們就住第四層樓頂天立地，三房二廳一客廳一食廳包廚房在內，我們由機場來到我們的住所行李一放下招待人員就帶我們去市政府領政府預給的錢並帶我們去 shopping 買食用物，隔日又去縣政府辦理居住手續，又和政府簽我們在德居住的合同。抵達德國第三天，法國幾個內侄也來訪，GERMERSHEIM 縣長也帶兩位萊茵河西文報記者及一位高級官員也來訪問，問我們最近寮國的情況及我們家庭的情況，我用法語對答，他們很熱忱，態度也很好，並寫一張取貨單給我們往電器公司取一個雪櫃來用，抵德第四天就可看德文萊茵河日報登縣長和我談話及家人談話的消息及相片，繼而很多熱心的德國人男男女女都來訪問並問我需要什麼東西及要他們幫忙什麼，有一位基督教會的執事女士就日日來幫我們填表申請入校讀書，她就幫我填表申請去 Ludwigshafen 市讀德文，一年學費交通費午餐費全由 GERMERSHEIM 市政府幫我付錢。我讀這間學校 CARITAS 是天主教的學校每逢拜五就要食素不可食豬牛肉，但可食魚蝦肉，同班同學來自各地各國男男女女都有每個禮拜都有考試，我常名列前茅男女老師都稱讚我，有一次有一個越籍華人青年問女老師”什麼叫 HOFLICH (禮貌)”。老師就和他解釋好像”Herr Kien Ratsamy (許成堅先生) 見到人就和人打招呼出入課室就讓人行先。”他聽了說”明白了”。

LUDWIGSHAFEN 市是在 FRANKFURT 市的南邊距離大約有佰多公里擁有一間大工廠而馳名於世界即是 BASF 化學工廠雇有五萬多男女工人,我讀這間 CARITAS 天主教學校只讀一年就畢業並有發給我們證書,畢業後老師就帶我們去參觀 BASF 工廠及給工廠請食午餐,和帶我們去 HEIDELBERG 市一個名勝旅遊點,由於該市山頂建築有一大座皇宮而給從前德國諸位皇子要爭做皇帝位引起戰爭而致破壞,雖然破壞很厲害但仍保持有一半的牆壁,美國電影那套”學生王子”就是拿該地來做背景,該地還有一間大學也很出名,我們曾在那裡用過午餐,很好食及便宜,我曾有一次帶家人往 HEIDELBERG 市遊玩問一個德國年青人的路,他一聽我一說後就用華語和我對答,我說你的華語說得很好,他回答”你太客氣”我說真的!確實很好,他說”還差得遠”。在德境內黑頭髮的人越來越多,和 1954 年我第一次來法,德,瑞士旅遊時真實差得很遠,有時一天都見不到一個黑頭髮的人,而現在則一點鐘內就不知可見多少黑頭髮的人,可知時代已變了,黑頭髮我指的是中港台,越棉寮,星馬泰的華人,而言,說起學德文也奇怪,我由於未來到德國前就已在泰國廊開市的難民營內學了三個月,故此比其他同學就易明白又我有法文基礎,德文和法文都是講究文法(GRAMMAR)也可以說易學難精,德文很注重 DiE 陰性 DiE FRAU 這個婦女,DER 陽性 DER MENSCH 這個男人,DAS 中性 DAS Kind 這個孩子,據稱俄文的文法也相當難學.英文我則認為發音難學,只一個 A 英文字母就有八個不同的發音,所以我學了就忘記,現在我的德文也可以說忘記了,因為有 24 年未有再閱讀,最近拿出舊讀本出來看,才知只能懂些少,真可惜由於一時太大意.我還有幾個堂弟妹在星加坡及曼谷市他們都是越南南定市出生的,由於五十五年來沒有講致一句都”唔識”而我的好友李弟兄,他的英文還能保持很勁,據稱由於他每天必定要到圖書館看英文報紙才能保持這麼好。

決定與態度可能影響一個人一生好與壞,我一生的人生觀念則以”安康”為首要,沒有貪婪的意圖,也沒有像”一江春水向東流”男主角陶金先生那麼能幹本事和豔福,他能娶三位夫人淪陷夫人,抗戰夫人,勝利夫人。而我也三位女人愛我要我娶她們為妻,而我則婉卻之,獨獨愛我現在的老伴為妻。我最不喜歡貪婪,抱殘守缺,掩缺護短,固步自封,自高自大的人做錯事臨死還不認錯改過,這種人我最討厭,加拿大梁燕城博士認為今日世界有這麼混亂是由於男人聚二個老婆所引起的。而我則認為世界有這麼混亂是由於那些肆無忌憚狂妄者唯我獨尊者所為的。如何拭目以待,世界還會有更混亂更殘暴的天災人禍出現。我能夠得到天父給我豐盛恩典健康平安,就是天父恩賜給我”自知的智慧”所以我常常能自我檢討,我愛真理正義,我要榮耀天父感謝神,哈里路亞!

布里斯本生與死

我愛憩息在這遼闊寧靜的芳草地

洪丕柱

二十年了,黛茜,真想不到時間這麼快,從妳在 1990 年初拿到陪讀簽證到布里斯本同我團聚到今年初,已經整整二十年了!雖然妳離我先走一步,沒一直陪伴我到現在,我們還是應該一起慶祝這值得紀念的二十周年,特別是回憶在布里斯本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

如果我們現在相見,看到我的灰髮,妳定會說,唉,弗蘭德,你老了。而我卻會說,在父的國,妳年輕如前。

1990 年初的一天,還在假期,我記得很清楚,正和同事麥克、翠茜一家在瑪萊尼雨林 bush walk。燒烤時麥克腰間的大哥大響了 -- 當時很少有人佩大哥大,麥克是昆工大傳媒官,最新科技

他都有，這就是我為何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你，因為我租住的公寓除了門外的公用電話，還沒有私人電話。麥克聽了一下，是黛茜，他對我說，就把那磚塊般的大哥大遞給我。我驚喜地聽到你的聲音，更重要的，你已拿到簽證、定了機票，三天後到達布里斯本！麥克、翠茜舉起啤酒和我一起慶祝這好消息。

當時布里斯本國際機場，小卻溫情。我擁抱喜極而泣的你。我在文法學校的學生司徒帆（Stephen，他的中文名字是我給他譯的）和他父親載我來接你。你後來成了司徒帆的義務中文口語輔導老師，使他幾個月後奪取了全國漢語演講比賽冠軍，他後來的學業就同他名字那樣一帆風順。

到了我租住的葛雷高理街 39 號那一室一廳一廚房一衛浴加室內陽臺間的舊公寓，你驚喜地說，你住得這麼寬，又這麼乾淨，我以為你一個人生活，房間一定像狗窩。我說，我要教書、學習、研究、寫論文、備課，更重要的是要準備你到來，怎能住狗窩？你洗了澡，我讓你睡覺休息，可你要我先吻你，我當然求之不得，這一吻就不可收拾，近二十個月的分別，可以想象，我們投入了激情的造愛。你說，這樣才能睡得更香。

幾天後導師愛立克博士來看我們，他對你發音純正雖還不太純熟的英語印象很好，你得意地告訴他你是我學生。於是你成了他的私人助理，每星期去格利菲思大學為他工作三天，整整一年，幫他整理研究資料，並從零開始學習電腦。每天傍晚我下課去公車站接你，然後一起手牽手漫步回家，一路永遠有講不完的話。

對於你取得簽證，愛立克盡了很大努力。雖然我早已遞交了申請，可是六四的突發及其後簽證的全部停辦，使我陷於絕望。愛立克幾乎每星期要給布里斯本移民部辦公室打電話，強調我對他的研究的重要性，為了我能全力協助他的研究，我妻子必須來照顧我的生活。我也經常跑愛德華街移民部辦公室，還有每晚在天父前帶淚懇切的跪禱。

作為答謝，司徒帆的母親為你付了駕駛學校十次課的學費。我們買了輛二手車，跳進從不敢夢想的汽車階級。幾個月後，你一槍通過路試取得駕照，從此成了我的私人司機。

在澳洲“不得不有的經濟衰退”中，多少人愁眉苦臉，絕不富有的我們卻生活得如此幸福、美滿、豐富、充滿你開朗的笑聲。同學送的一架舊佳能相機記錄了我們美好的生活，積累起一本本我稱為“足跡”的相冊，每張相片背後你記著時間和地點。周末我們不是手牽手一起購物 -- 你總能買到價廉物美的貨品，因為平時你已仔細研究了垃圾郵件，做出精密的購物計劃 -- 就是去 City 的公園或布里斯本河邊野餐，然後我們躺在草地上，無憂無慮地看藍天白雲，享受鳥語、草香、微風和冬日煦暖的陽光。

一天，在葛媧樂山野餐後，我們並排這樣躺臥在山坡遼闊而寧靜的草地上，不遠處溪水潺潺流過。你忽然說，躺在這裡多舒服，哪怕悄然無聲死去也很甘甜。我黯然傷神。我知道你自幼體弱，幾次行過死蔭的幽谷。在我來澳前，你就經受過一次大手術。醫生坦然告訴你和我，你至多還有兩年生命，而現在三年半已經過去。

我知道你不懼怕死亡，牠只是肉體的憩息而我們的靈的生命會在父那裏永遠延伸。可是我們所害怕的是分離，哪怕是短暫的分離，因為我們已經分離得太久。

請原諒我，黛茜，我後來背著你，在葛媧樂山坡後的公墓買了並排兩塊墓地，就是你現在憩息的地方，以及我將來要憩息的地方，周圍是大片青草地，那天我拍下你躺在草地上的照片，就鑲嵌在你平放著的墓碑上，我知道你不喜歡水泥叢林，這一墓區的碑都是平放的，遠遠看去，墓

園是一大片青草地。

你來澳半年後，我有機會應聘 TAFE 的一個高級全職教席，沒想到在百多位應聘者中勝出，當然也得感謝愛立克的推薦書。從此我不必疲於奔命於幾份 part-time 教職 – 在我拿到駕照前虧得有妳接送，汽車裏的溫情取代了手牽手的漫步 -- 有更多時間同妳在一起，並能集中精力很快完成論文。這本妳為我打字的論文，使我成為全班第一，榮獲榮譽碩士。更令我高興的是，州教育培訓部為我遞上技術移民的申請，讓我們比大多數同胞 -- 我們會以對同胞的愛心，在我們的小公寓裏免費接待過一批又一批剛到的拿學生簽證的新學生，作為他們最初的落腳點 -- 更早擺脫了對未來的不安，儘管在後來等待的年份中我依然瞞著你暗自憂慮。

1991 年復活節前，妳來澳一年多後，我們買下並搬進了自己的家：晨邊區的一棟小木屋，後院是一片六百平方米蒼翠的草地，四周綠樹圍繞，包括三株名種波溫芒果。這是我們在上海做夢也沒敢想的。復活節象徵我們新生活的開始。

我們挺傷感地搬出那舊公寓，因為妳已把它佈置成溫馨舒適的愛巢，又為陽臺的落地長窗縫製了性感的窗簾。我們曾在那裏度過我們第一個聖誕節。雖然有些家具是撿來的，家電和電縫紉機來自跳蚤市場，我們卻非常滿足，愛情和生活的素質並未因此稍減。你走後，黛茜，我多次在那裏躑躅懷舊，透過陽臺的窗回憶我們在裏面的生活。遺憾的是，這棟公寓不久前已被夷為平地，用於建造新摩天公寓樓。

我們按小小的預算一起去布里斯本河邊的家具倉庫選購家具，同家具商談判價錢，精心佈置有生以來第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臥室、書房、會客室和餐廳，有些撿來的家具和舊家電仍堅守崗位。我們沒忘記在會客室放上一架舊鋼琴。我知道自幼學琴的妳曾考取音院附小，卻因某種原因不久被迫退學。文革抄家中你們全家“掃地出門”搬進一個汽車間，從此同鋼琴絕緣。所以能再次活動生鏽已久的手指讓妳何等興奮。你酷愛唱歌，嗓子受過唱詩班出身的父親的美聲訓練。仲夏涼風習習之夜，我們的兩重唱伴著琴聲穿透夜幕，一起繪出自我陶醉的夢境詩意，只是體弱的妳，常遺憾自己氣息的短促。

難忘我們在晨邊區平凡卻有味的兩人世界的生活。沒做過主婦，妳惡補家政，炒不好蝦仁打電話回去請教母親。每次去西人同事、朋友家做客，嘗到好的菜和甜品總要向主婦請教 recipe 回家自己實習，筆記本抄滿這些 recipe。清晨我們踩著露珠牽小狗散步，周末我們是伊薩迦音樂廳免費音樂會的忠實聽眾和昆士蘭州立美術館的常客，並參與過本地畫家伊安、珠迪籌辦的大陸畫家的畫展。我們也應湯沐海邀請，在市府大禮堂和昆士蘭音樂廳聆聽他指揮馬勒第三和貝多芬第六交響曲。我們在坦佈林山雨林徒步和觀瀑、在博拉比島沙灘赤腳戲水、在吐旺芭花節看花車遊行、在奴莎水邊度假村泛舟湖面、在摩爾頓島的瀉湖游泳、在黃金海岸的五星酒店度假；悉尼歌劇院旁、墨爾本雅拉河畔也都留有我們的足跡。

澳洲特有的悠閒輕鬆的生活方式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惰懶。我倆又都是執著的學習和工作狂，珍惜生命，拼命要找回昔日被迫浪費的歲月和失去的機會。文革開始妳還在上小學，所以妳常說自己文化程度是小學以下。文革後妳通過自學考和夜校取得高中和英文大專學歷，可是妳仍渴望正規學習。布里斯本讓妳圓了正規學習的夢：入學 TAFE 並完成行政管理專科文憑課程，接著又學圖書館管理課程，因為妳愛書入迷，遺憾的是妳走時尚未畢業。妳兩次住院等待開大刀，我每天來陪妳時總要幫妳補功課，這令醫生護士和病友感到不解：一個生死未卜的人，居然還這樣熱衷學習。妳的理由是，學習是忘掉死亡恐懼，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最好辦法。妳那些恭整的筆記和作業，今天我仍然保存。

從 1992 年昆州華文作協成立起，妳就是會員。接下來五年裏，我們同蔣會長夫婦和若干會友們編輯出版昆州最早的華文月刊《澳華月刊》，妳任打字、排版、插圖、校稿，還兼廣告員。沒有任何資助，我們在成本之外還能給作者每千字 10 澳元的稿費！你的電腦技巧大有作為，儘管那時還沒有今天這樣先進的軟件和彩色版。妳工作起來不知疲倦，我不得不讓蔣先生監督妳午休。

1993 年我們在中國聯名出版了《澳洲風情紀實》。我們曾計劃寫我們愛情生活的紀實，因為妳堅持要人們知道，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它的新源泉，卻因妳的離開未能實現。

司徒帆的獲獎使妳信心大增，沒有上過師範的妳居然擔任了周末華文學校的老師，用英文教 ABC 們華文，我在成人班教華文，於是我們又以新的形式共度周末。我們也在華文電臺義務工作過，我擬稿妳播音。在我任學院亞洲部經理後，妳是我的 part time 秘書，協助大秘書雪倫，雖然在家裏妳是上司。

在布里斯本度過的是妳全部生命的一小部分，卻構成了妳幸福充實而有意義的生命的大部分。

七年半後在布里斯本王家醫院妳含笑去見天父。妳受所有醫生、護士和病友的尊敬，因為不論如何痛苦，妳總面露笑容，配合醫務人員並關心病友。那天清晨，醫生們親自對妳說，他們已用盡辦法，不得不停止一切治療，讓妳在下午死去，徵求你的同意。這簡直是異乎尋常的，可是他們知道妳的豁達。妳含笑點頭。我震怒、痛苦，因為有他們誤診的責任。可是妳對我說，不要難為醫生們，他們已盡了一切努力。傍晚，突然雨停天晴，夕陽撒在妳蒼白平靜微笑的臉上，妳的靈被父接走。醫生護士魚貫進來將鮮花放在妳身上，幾名護士居然止不住痛哭出聲，據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今天，黛茜，我再次來到妳躺臥的青草地、安息的溪水邊，把我為慶祝在澳二十周年而寫的這篇文章：我們在布里斯本美好愛情和充實生活的故事唸給妳聽，並和同胞們分享。

我知道妳會高興並喜歡我所寫的。



妈妈送孩子上学的路上

洪朗

2014年的2月7日，澳洲布里斯班市，我醒来后忽然觉得想出去跑步，看看外面天空湛蓝，也就决定兔子出窝吧。

我居住的街道临着一个公园一个足球场和几个中小学，于是路上就看到了一群一群上学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当然还有那些来送孩子上学的妈妈们。

校园外的马路上，在汽车路和人行道之间，有一小条窄窄的隔离道，上面长满了绿绿的青草，还有零星地开着的不同颜色的小花。

我注意到两个不同的妈妈和他们的儿子在这条小道上的不同的行为，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是澳洲白人的妈妈，她在后面跟着，她儿子在前面跑着，儿子一会儿揪一朵小花，飞快地跑回来，笑眯眯地献给妈妈，妈妈就甜甜地接着朵朵小花，不停地表达着她的感激和赞赏，“oh, this is lovely!” “thank you sweetie, this is beautiful!” 他们娘俩就这样愉快地走完了这条小路，穿过马路，进入了小学校。

一个是亚洲人模样的妈妈，她和儿子并肩走着，没有前后，而且她的手拉着儿子的手，他们娘俩的表情都是一脸的严肃，妈妈看上去还有些茫然，儿子看上去还有些疲劳，娘俩没有任何的对话，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这条小路，穿过马路，进入了小学校。

亚洲妈妈的儿子和那个白人妈妈的儿子看上去差不多，可能年龄更大一些。但是，他在上学的路上，我觉得就一点儿快乐和自由都没有，别说是跑了，就是要快些走都没有希望，因为妈妈还拉着他的手呢，妈妈不想跑儿子怎么跑呢？更别提儿子去“沾花惹草”了，

他们娘俩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些小花小草呢。

上学的这条小路是这样，人生的路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也许是庸人自扰，也许那个亚洲妈妈和儿子这样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地，他们在上学的路上，没有生活出应该的快乐和幸福！这，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上小学的情景。

那个时候，他上小学一年级，只有5岁，我坚持要拉着他的手去上学，他刚开始是同意的了；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很耐心地告诉我：

“妈妈，我是个学生了，不是个小孩子了，你在送我上学的路上不可以再拉着我的手了，那样多丢人啊！”

“但是，过马路危险啊，我担心，怎么办呢？”我陈述着我的理由。

“那你就教给我怎么过马路啊！”

“教给你怎么过马路以后，我也担心啊！”我实话实说。

“为什么？你不信任我吗？”儿子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不是，小孩子不会判断人和车之间的距离，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安全地过马路。”我也不是在撒谎，这是科学事实。

儿子和我最后都妥协了，结果是我可以陪着他过马路，但是不可以拉着手走路了。于是，一年级的時候，我和他并排走着；二年级的时候，我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因为6岁的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还和妈妈一起走路，多不好；三年级的时候，我送他上学也就只送出家门口了，7岁的儿子已经享受了完全的自由，他在上学的路上有没有“沾花惹草”，我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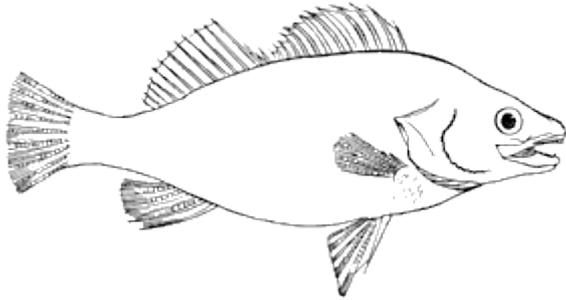
我们亚洲的妈妈，倾向于过分保护孩子，怕孩子饿了渴了热了冷了或者不开心了，我也不例外；我和儿子之间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儿子更要独立，更要解放，就好比坐在了方向盘前面，我就把脚放在刹车上，于是儿子不得已，就奋起“革命”。

妈妈们，关爱孩子，就要放弃刹车的脚，让孩子自由，然后欣然地看着他驰骋在人生的大路上。



燻魚

洪丕柱



去年耶誕節前，在教育部工作的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在 City 新開了幾家餐館，其中有家“新上海”餐館，她去吃過，印象很好。她知道我是上海人，建議某日午餐請我去嘗嘗那裏的上海點心和菜肴，看看是否正宗。

我很少去 City，因為停車貴又不方便，要去的話只能坐巴士，也不是太方便，所以對於在那裏開了哪些新餐館，消息閉塞，正宗鄉巴佬，不像在 City 的部裏工作的人，中午休息就能上街逛逛，有哪些新餐館開張，他們消息靈通，常能嘗新。但是，其實對在 City 開張的那家新上海餐館，我早就聽說過，只是還沒機會去嘗嘗家鄉的點心等，所以欣然同意。

對我們在學院裏工作的人來說，耶誕節前，即學生考完試快要放暑假前的那段時間，是一年中唯一較能在午休時抽出些時間去 City 下飯館的，因為平時工作很忙，中午只有半小時休息，還常常是在電腦前吃午餐的。

我們相約在女王街某購物中心裏的那家“新上海”餐館門口碰頭。只見餐館門口和裏面的布置確有些老上海氣息，包括門前那輛上海人從前用以代步的雙撐腳架、半鏈罩的老式腳踏車（自行車）。“新上海餐館”的解讀，應該表示它是家新開的上海餐館，有別於以前本市那些原來老的老上海餐館，而不是“新上海”的餐館，因為從布置顯出來的是復古的老上海風味。

餐館生意挺旺，幾乎坐滿了人，連門外也擺了座位。到裏面找到位子坐定，接過菜單點菜。朋友當然推薦小籠包、生煎饅頭、菜肉餛飩、粗炒麵之類的上海招牌點心。我對此全不反對，卻加了一隻冷菜：燻魚。

燻魚是我每次去類似的上海餐館吃飯，無論在上海還是澳洲，比如前年去悉尼開會，在號稱小上海的 Ashfield，我也去過一家上海餐館吃飯，都要點的一隻冷菜。我對朋友解釋道，燻魚做得怎樣可以作為檢驗一家上海餐館是否正宗的標準之一。就是上海，普通大眾化的點心店，小籠、生煎、餛飩一應俱全，也不一定供應燻魚，他們菜單不夠多樣化，也許是因為沒有能做正宗燻魚的師傅。但較上臺面的麵館，除了鹹菜肉絲麵、炸醬麵、大排麵、素雞麵等，應該都有燻魚麵的。當然那天我感到新上海餐館的燻魚，味道相當正宗。

我之所以要點燻魚，還不光是想檢驗一家餐館的上海菜是否正宗，還有感情上的因素。

實際上，燻魚並非上海的專利菜。在江浙滬魚米之鄉一帶，燻魚從前是一隻家常菜，我母親就會做非常好的燻魚。她是常州人。現在的家庭主婦是否還有這種手藝，我不知道。江蘇的蘇錫常和小城市常熟昆山太倉、浙江的杭州和嘉興蕭山平湖，所作的燻魚同上海的燻魚還稍有一些口味上的不同，主要是偏甜一些還是偏鹹一些。不過大家一吃，都知道吃的是燻魚，就像不管你說

臺灣國語還是大陸普通話，大家一聽，都知道你說的是中文一樣。

實際上燻魚並不是燻製或煙燻出來的，像這裡超市賣的 smoked chicken 或 smoked ham 那樣，它與煙燻渾身不搭架。它是大油鍋裏炸、爆出來的，所以也有人叫它爆魚。

小時候我看母親做燻魚，至今還有些印象。她將魚（最好中等大小的）洗淨去鱗，去頭，橫切成一公分厚的塊，然後放在酒、醬油、蔥薑、糖、八角、桂皮做成的調料裏浸泡，讓佐料的味道充分滲透進魚塊裏。然後撈出，略略晾乾，就放入大油鍋裏炸。炸完第一遍撈出來再浸入醬料幾分鐘，再撈出晾乾，又放入大油鍋裏炸第二遍，將魚炸透，有點像炸薯條，要炸兩遍，這是正宗講究的做法，現在多數人只炸一遍。這時魚皮會有點兒皺起。之所以最好用青魚，是因為青魚皮炸透後很好吃。然後有兩種吃法：乾吃/冷吃或濕吃/熱吃。父親晚上喝粥時吃的燻魚是乾的、冷的。新上海餐館裏供應的燻魚也是乾的冷菜。濕吃指再將浸魚的醬料放入熱鍋裏翻滾一下，澆到燻魚上面，或將燻魚倒入鍋裏，在熱的醬料中翻動幾下，盛出，加上幾莖青蔥端上桌。有時父親在家裏請朋友、同事吃飯，常要讓母親顯身手，可能的話，燻魚會是其中的一道熱菜。我記得它總是得到客人們的高度稱讚，這讓父親顯得非常得意，會從廚房裏請戴著圍裙的母親出場“謝幕”。

那時的燻魚主要是五香燻魚，而且主要是用青魚（草青）做的，今天又有了各種其他味道的，比如辣味的燻魚；還有用其他魚種如鮰魚等做的。不過在我看來，它們都不能算是正宗燻魚，正如寧波黃泥螺，就是黃泥螺的味道，你加了辣醬，味道就不正宗了；你不用泥螺而用其他種類的螺螄做代用品，更不正宗。

父親是一個奇特的中西混合體。在我小時候，他的早餐常是所謂歐陸式的，直到人民公社吃食堂和隨之而來的三年大飢荒。他胃口較小，常要用點心來補足，比如因為他睡得晚，晚上還要吃點夜點心（我們那時不叫宵夜），這夜點心常是中式的白粥加上些下粥菜，燻魚便是他最常吃的下粥菜。我現在不知道到底是因為他愛吃燻魚是因為母親善做燻魚，還是因為他愛吃燻魚，造成了母親善做燻魚，一如雞和蛋的關係那樣。

後來母親工作忙了，就只能在過陰曆年時或假期裏才做燻魚，因為做燻魚很費時，還要去菜場挑選適當的魚。那時父親晚上吃粥時，就會在八九點鐘叫我們小孩出去為他買燻魚。我和哥哥很高興為他效勞，從我們當時住的愚園路的家出門往西不遠，穿過江蘇路，就有家滷菜店，它賣燻魚，價錢也不貴，兩毛錢就有好幾大塊，足夠父親下粥，餘下的他就會犒賞我們小孩子。有時母親晚間要備課、批作業，連熬粥時間也沒有，那時父親就會差我們去粥販那裏買粥。那年代有時在晚上，街上會有各種攤販叫賣：有賣油煎臭豆腐的、賣陽春麵小餛飩的、賣蔥油餅的、賣湯圓的，也有賣粥的。它們都是些小型 mobile 餐館：小販們肩挑鐵鍋、煤爐和原料，邊走邊叫，拉長調子顯得高亢尖厲的叫賣聲，透過夜空傳到好遠，好像他們都學過聲樂似的，可是讓我這小孩聽起來頗有點淒涼。聽到這叫聲，我和哥哥就拿著個小號鋼精鍋到街上去買粥。白粥挺便宜，三分錢的粥，小販拿個鐵勺子，從大鍋打起一勺粥放到我的小鍋裏，就有半鍋，大約有兩小碗，够父親吃了。然後我們順便把燻魚也買回來。

父親是個非常用功的人，即使身為教授，晚上仍要讀書或翻譯、寫作到半夜。他喜歡高聲朗讀，在朗讀中欣賞原文，有時讀到精彩的文段，他會反復讀上好幾遍，直到幾乎能背。他不光讀法文著作（他教法國文學），還讀中國古典詩詞。他的古文功底極為深厚，年輕時師從國學大師章炳麟，在他指導下，父親曾獲得上海中學生國文比賽第一名。他讀古典詩詞是用一種吟唱的方式來讀的，那時已經很少有人能“吟唱”中國古典詩詞。我們小孩通常九點半就上床了，等我睡了一覺醒來，差不多有半夜了，還能隱約聽到隔壁房裏父親的誦讀或吟唱聲，這深夜的吟唱聲我一

直記到現在，我聽來覺得有幾分淒涼。是燻魚讓他能讀書寫作到半夜的吧，我心想。要知道知道反右鬥爭前，他和中國很多老知識分子一樣，寫作很少用鋼筆，多數是用國粹毛筆寫小楷那樣寫的，同我們看到的魯迅手稿那樣，絕不像今天我用電腦打字那樣輕鬆。反右和大躍進後，中國經濟每況愈下，連年飢荒，魚變成上海人每年只能在過年時憑票吃到一次的罕見食品，父親再也沒燻魚吃了。

我家的親友們常會稱讚我們弟兄幾人艱苦學習的精神和優秀的成績——全部考進市重點中學。其實父母親從來沒在我們的學習上花過任何精力，對我們有任何督促。我想我和弟兄們都在半夜聽到過父親的夜讀聲，是這聲音在默默地鼓勵我們用功學習的吧。

吃到燻魚，我每每會想起父親，想起那些夜晚他吃過燻魚和白粥後直到夜深的讀書聲。這就是爲什麼，我每到上海餐館吃飯，總會點上一碟燻魚。

口 重

韋 鋼



我們不吃味精已經很多年了。不僅不吃味精，菜也做的很清淡。有些菜如綠花菜、苦瓜，菠菜，青菜等等，乾脆白水煮一下就可以了。吃慣了便體會到那種自然、清香、爽口的感覺。那是任何佐料所不能替代的。佐料往往起的是掩蓋和扼殺的作用。

記得以前不是這樣的。做飯做菜，鹽越放越多，味精越放越多。久而久之，不知不覺，味道越來越重。舌頭也越來越麻木。

現在回國，吃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口味的差別也就明顯起來。相對而言，味道較重。而且吃的也過分地講究，追求山珍海味，追求稀有，追求特別，追求完美的服務。看看澳洲鬼子，烤幾塊大肉，弄點白水煮過的紅蝦，來一箱啤酒，就算神仙過的日子。即使商業午餐也就是三明治之類。和國內的飲食水平比，簡直就是山頂洞人。怪不得有個國內代表團來布里斯本訪問後抱怨吃的太差：要是到我們廣西去，怎麼也給你弄點孔雀穿山甲什麼的。

其實我們的文化也是如此。我們在文字，在表達方面往往口味也會變得很重，並習以為常。我們生活在英文為主的社會裡，從大學學習到公司工作，每天都要用英文寫東西。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注意到自己筆尖上的口味問題。每次寫完一篇東西回頭檢查時，看看裡面用了多少個“very”。這些“very”基本上都可以刪去。十個刪掉九個。結果出人意料：文章變得通順，自然，貼切，而且更加有說服力。

比如說，中文我們說“我很吃驚”。裡面一般少不了一個“很”字。幾乎從來不說“我吃驚”。於是當我們寫英文時可能會自覺不自覺地說“I'm very surprised”。語法上當然沒有問題。但這可能不是你要表達的意思。吃驚本來就是一件非常的事。所以一般情況下“I'm surprised”就足夠了。除非你今

天吃了一個少有的、特別大的驚。

這樣的例子很多。如果你還沒注意到，下次不妨試試。很靈！究其原因，就是一個口味問題。“Very”就是鹽，就是味精。我們可能習慣了添油加醋而不自知。不如回歸自然，樸實清淡。

這段時間華人中突然流行微信。似乎所有的華人朋友都在一夜之間用上了微信。微信正帶來一場通訊革命。不過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每天在微信上我要收到好幾十條轉發的信息。大多是警世名言一類的東西。隨便摘幾個標題：

“價值幾十萬的偏方，趕緊轉給需要的人”

“你的一生不用忙，只要做對四件事”

“請務必轉發給你所有女性朋友，救人救己……”

“經常坐電梯的一定要看看，可能救你一命”

“預防老年癡呆，就這麼簡單”

“降血壓非常容易，不用吃藥”

“赤裸裸的嘗試，我竟然連一個都不知道”

……

不一而足。每一條都令你恨不得立即打開看看。很多確實是很有價值的內容。而有些則明顯是拼湊。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一定要用這樣駭人聽聞的表達方式麼？如果你每天收到很多這樣的東西，就會覺得像在吃味道很重的菜一般。你的味蕾會逐漸被麻痺。所以我至今從來沒有轉發過一篇，儘管有的文章在結尾說你必須轉發，否則會有厄運。有個別文章確實不錯，想轉發，轉念一想，朋友可能早都收到好幾遍了，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當然這個現象多少也反映社會的浮躁，急功近利、急於求成、一勞永逸的心態。總想提供或者找到一種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解決複雜問題訣竅。

或許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我們的生活中鹽和味精，還有糖，是不是放的太多了。還是清淡一點好。

“我不要啦”和“哈哈，怎么这样”

白蓮

两年前常跟来访的朋友提起有两只鸟，大多在晨起和幕落时辰欢叫，开始我没在意，听的多了才意识到鸟的叫声是“我不要啦”，有时是“我，我，我不要啦”，更有趣的是，随着一声“我不要啦”，总会有另一声回应“哈哈，怎么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是两只黑色，鸽子般大小名叫

peewee 的鸟，我以为所有这样的鸟都是这样叫的尽管从未在任何别处听到过。

我的宠物“奔疾”是奇娃娃和马耳他的混种狗，猫一样的个头却充满了公狗的强悍，尤其具备人类雄性的游荡不羁，常偷跑出前院门到街上，冲人狗狂吠，见车迎头猛扑，曾被躲不及的车擦蹭过两次，一次躺在草地上悲泣，想必撞伤甚痛，可下次见车大概报复之心驱使仍是凶狠直闯。每次把它从外面叫回来它都要受惩罚的，被关在洗衣房里，但至今它仍是趁我不注意伺机出溜，也不在外多停留，灰溜溜的返回时一副愧疚的样子，夹着尾巴直奔洗衣房，这时我才会反应过来它又去了街上。



这两只鸟对“奔疾”很感兴趣，经常清早我放“奔疾”出去排便，它们已经在外等候了。一次“奔疾”急慌

慌的跑到草地上，刚摆好下蹲姿势，两鸟之一（一定是“哈哈，怎么这样），一个低掠，照“奔疾”屁股就是一爪，“奔疾”本能的窜起，急跑几步定下神来，仰头发现了站在树枝上的“我不要啦”和“哈哈，怎么这样”，两鸟一应一和的对叫，叫声里满是笑意，”奔疾“无可奈何的汪汪了几声，俩鸟又一前一后飞到“奔疾”身后的树上，”奔疾“随之身体一个急转，警惕地盯视着它们的动向，然后努力的向上跳了两下，忽觉不适，往后跑了几步，迅速摆好出恭架势，两腿微颤时刻防备应对突然袭击，短暂平安的排泄了，”奔疾“立时信心倍增，在草地上窜跳几周，尽力腾跃大声的冲鸟示威，以平和刚才受窘的尴尬。

估计”奔疾“是喜欢和俩鸟嬉戏的，但护院犬的本能使它尽力撑住面子，或许是有意炫耀，”奔疾“在两鸟面前总是表现出一种排斥，但叫声很牵强，显得无力。

好像是我对俩鸟的最后记忆，去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很习惯地听着”我不要啦“和”哈哈，怎么这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里飞来飞去，忽然“啪”的一声响，在房间里眯睡的“奔疾”迅速跑到玻璃拉门前，轻声哼叫，我恍惚觉得见到一只鸟迎头撞到我家祖母房的玻璃窗后摔落下来，“奔疾”蹲坐在房里扭头静静地观望着，我第一次见到它那关切和忧虑的神情。看着鸟在草地上悲鸣挣扎，我本想出去但看到另一只鸟焦虑不安地在它身边，就没有惊动它们，过了一会儿再看，两个鸟都不见了，也许因为“我不要啦”总是飞在前面，由此判定受伤的是“我不要啦”。

好几个月后我忽然意识到清早“奔疾”出门没有俩鸟在外等候了，这才又记起了撞窗事件，它们是怎么飞走的？是“哈哈，怎么这样”一再的恳求，还是”我不要啦“凭着执着的依恋带伤挣扎着回到爱巢？也许受难在哪个地方。

不知道“哈哈，怎么这样”是否又来等候过“奔疾”，因为一直没有再听到过那熟识的叫声，即使它为了找寻一段欢快的记忆重游旧园，可能也只会远远的望着“奔疾”，默默的轻啄它和“我不要啦”曾经共栖的树枝，它不再鸣叫因为没有可回应的了。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总重复着“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人们感慨君王美妃爱情，但不免涉及君权美色，哪会有比翼鸟，连理枝那么清白。

“我不要啦”从我日常的情趣中消失了，原来从未意识到这个叫声是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内容，清晨的迷朦中我曾一遍遍的听着时远使近的带着娇滴的”我不要啦“和嘻笑调侃的”哈哈，怎么这样“，黄昏时我曾站在后院的河渠边努力追视，终于弄清楚了，“我不要了”总是被“哈哈，怎么这样”追随着，确定被追随的定是母鸟。晚霞中，两鸟常惬意地河两边穿飞，视觉中很恍惚，只能听着委婉的调笑欢叫声在河面空中掠来掠去，不觉地我会在这黄昏朦胧中的视觉和悦耳相交融的浪漫

里感到一阵酥心的甜蜜。

以前不经意时它们一直陪伴着我，如今当我刻意寻找，它们却在我的生活中隐去，留给我思念的失落。

不久前一个清晨我似乎又听到，像是”哈哈，怎么这样“，我霎时清醒，是错觉吗？静静地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另一声，今早我又清楚的听到了，像模像样的”哈哈，怎么这样“，但是声调中没有了那份嬉戏，由此断定一定是”哈哈，怎么这样“的儿子。我一直期盼着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现在听到了却令我伤感，因为没有那柔情绵绵的”我不要啦“，“哈哈，怎么这样”显得那么空洞，苍白。

人一生中有种种期盼，令人振奋，但更使人失望，网上盛传各种人生哲理，首次读到觉得有些启示，久而久之大同小异的哲理论文让人烦倦，这百听不厌的鸟叫似乎启示了我更多，是的，它们不会回来了，只有鸣叫声会永远珍留在我心里，在我低落颓废的时候我会轻声重复”我不要啦“，然后想象着一个安慰我心灵的回应“哈哈，怎么这样”！

奢华与教养

王欣

前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梁文道先生所写的文章,题目是”什么是奢华,什么是教养?“这是一篇好看且耐读的文章,是那种看了让人会跟着思索的文章.我即时收藏了。

梁先生在北京一家火锅店用餐,见那家火锅店用”奢华”两字形容该店用的食材,忍不住发了一堆牢骚(他的原话)。梁先生写到,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杂志都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有关奢华的故事和传说,广告商们都不厌其烦地聒噪着他们的产品有多么奢华,于是乎”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梁先生的文章字字珠玑,本人肤浅的解读是:奢华与一个人精致的品味,高尚的人格及令人尊敬的人品之间没有直接的等号,并且常常是格格不入的,而教养才是品味的绝配.然而,由于教养不易,奢华易得,更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大众意识的肤浅,“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

梁先生进而举了一两个没有教养的例子,让我想起了这次在上海目睹的一件真人真事。一日跟几个朋友和熟人去酒吧,其中有一位台湾小伙,虽然久居上海,举手投足却仍有一股台湾绅士味儿;说话温文尔雅,不像一般国人那么大嗓门.在座的还有一个所谓的富二代(我更愿意称其为土豪二世,以下简称”土二”),其人开的是价值几百万人民币的车,戴的是十几万人民币的手表;土

二财大气粗也就算了，这类人在国内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看不顺眼那位彬彬有礼的台湾年轻人，先是毫无顾忌地说“我最不喜欢台湾人”，接着就操着挑衅的口气要跟台湾小伙扳手腕。在遭到台湾小伙婉言谢绝后，土二更来劲了，执意要比个胜负。我很明白土二是看不得别人在精神上的优势（也许他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是想借机发发邪火，于是就跟大家一起慰言劝解，但他愈发来劲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可怜那台湾小伙委曲求全地伸出了胳膊，片刻便被凶猛的对方压在了胳膊下，还没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土豪二世出手给了台湾小伙猛烈的一拳，把他打在了地上，接着又上前猛揍多拳，直到对方鼻嘴流血。

梁文道先生说：“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我来补充几句：开着几百万的车，戴着几十万的表，无法无天，仗富欺人，不但是没有教养的，而且是人所不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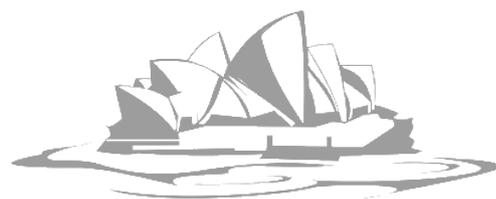
用梁先生精辟的总结来结束拙文：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人（的财富和地位）相比，自然就倾慕奢华。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升华），自然就有了教养。

（上面括号里的词为本人所加）

备注：上述打人者已被拘留，土豪一世要求用钱私了，当地公安亦力求私了。土豪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台湾小伙非凡夫俗子，海峡那边朝中有人，并且台湾一重要国家级领导人已过问了此案，该事件被提升到“两岸关系”的高度。钱权交锋，典型啊！

我在异国上的第一堂“文明课”

維和



昨日（15/02/2014）在我们昆州华文作家协会的新春茶话会上闲聊时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此标题便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应运而生。

正如多产作家前会长洪先生的经验所谈，写作题材无处不有取决于你去观察、捕捉（灵感），在注入你的想象联想。一旦你不让其灵感擦边而过，你的作品便问世了。我的理解是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

此题是存于我的脑海深处多年的可能算是列入灵感范畴的“灵感”吧。

不可否认，出生并成长于文明古国的我从小到大没少受过文明教育—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记得这些条款几乎从未从学期总结中消失过。

1990 九月当我终于获取探访男友-马太的签证后首次来到澳大利亚—这块位于南太平洋、对于我来说是如此陌生的西方国家。当时我唯一的信心是从我的男友/马太（后丈夫）的身上找到了我多年所追求的所有。

悉尼歌剧院在我到来不久便成为马太带我游览的第一目的地。那时的我还未从布里斯本 -马太家乡的人情及景物中反映过来，特别是第一个星期被邀请到 Kookaburra Queen 游船上参加一亲戚的婚礼，仍然沉浸在夜晚的布里斯本沿岸那种我当时认为是“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兴奋中。

在此我不细细描述首次从远到近抵达悉尼歌剧院的感受了，大家都经历过。

在沿歌剧院一侧拾级而上的时候见一开着的小门，便不经心的跨了进去。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一下便闯进了歌剧院其中之一的大厅。我的第一诧异是如此辉煌壮观的大厅为何无人光顾！接下来在我讲了第一句话后之回音/音响使我大为惊讶！我对马太说“难怪歌唱家声音好听，连我的声音在这都不会差的”，随之便毫无忌憚的把我在学校学的练音的一招抖露了出来“ma ma ma ma, ma ma ma ma”，唱的同时眼角扫射了马太，他那通常不易激动的脸上的微笑足使我忘乎所以了！下招尚为出，突然见一男士朝着我们小跑过来，我的瞬间反映是“不好！违犯规定了！”，便即刻做好了被劈头盖脸大“熊”一顿的准备。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甚至有点迷惑，我所听到是如此轻声的道歉“对不起，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疏忽将门开着，请随我从这出去。”

这就是我的第一堂在异国他乡所被授予的文明课。

水流裡的音符

王雪帆

也許和歲月有點關係，又或許敲打電腦鍵盤太用力。

最近，睡前，都要用手機，連結著 YouTube 裡的水流與音符……

在潺潺流水聲裡，聽著宮崎駿天空之城的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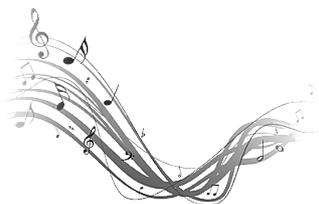
白色的床，彷彿化身為天上的白雲，載著我在天空之城裡，慢慢地，沉沉地進入甜夢裡。

這樣的入眠方式，應該是床公床婆最喜歡的吧？

這樣，他們便不用來輕輕地搖擺著床沿，讓躺在被窩裡的人，可以輕易地進入夢鄉數蛙鳴……

是的呀！

你也來試試，讓心在水流裡隨著音符，輕輕地浮沉著，再慢慢地等待天之拂曉，日之將出，新的一天，新的風聲陽光和生活吧！



節日話送禮

徐欣

談到送禮,我腦中不斷湧現甚多的回憶和感想,身為一介 87 歲的老人,也賺得了一些人生經驗吧,對於送禮這回事,有很多故事值得回顧和反省,有感慨,也有心得,想得愈多愈深,若有所悟,於是寫出此文。

從童年說起,那時見到父親小心地將紙幣封入紅紙封,並在封上寫好 "壽儀"或 "祝敬"等賀辭,我就懂得了他這是在準備送禮.此外,我在家中也見到還有其它形形色色的物品作為禮物 如食品,衣物及其它各出心裁的禮品,只要是送禮人選中的實物都可作為禮物.童年及少年時代的我只是作為受禮人,每逢自己生日,長輩生日及各節日都會收到紅包或是其它禮物,那個時代背景是中華民國,當其時送禮的習俗滲透人們的生活,是很自然的感情互動的方式.至共產政權時代,這種送禮的風氣就很快消失了,因政府倡導吐故納新,視禮儀為舊俗,到了文革時代,更是來個天翻地覆大亂套,舊禮節一概廢除,加之物資貧乏,生活艱苦,國人再也死心死力顧及人情禮節之事了,甚至視送禮為歪風邪氣而有所忌諱,我記得一次為感謝一位朋友辦事送給 她幾盒食品,他為了表示作為國家幹部的清廉而將禮物退還給我,我雖然感到有點尷尬,但也無可厚非。

文革後期我家移居香港,香港社會風氣異於大陸,人情味濃重,重視禮節,禮尚往來,我也自然隨風易俗,記得還未到過年必提早到銀行換取新幣以作封紅包之用,到了大年初一,全家盛裝興高采烈赴親友家拜年,互派紅包,喜氣洋洋,除派發紅包給幼輩外,還擴及家中的傭工,司機,住宅服務人員等等,向他們表示致謝及祝福,這種皆大歡喜的場面是人們感情的自然流露。

自世紀 90 年來澳洲至今,我仍保持這種禮節,是出於感情,是愛心,是關懷,是感謝,是同情,是...,總之是自然的心態,送禮是我心甘情願,我樂意.我有三個住在香港的孫子女,每逢年節還給他們郵寄紅包.我回憶自中年時代至今這約四十年的過程中,我親手編織了數十件絨線衣和背心作為禮物送給親友,多是用休息時間甚至深夜加工的,這當然是我送出的珍貴的禮物,因為我不惜費錢,費力,費心機和時間,最後我所得到的是愉快,是感情的滿足,因為我的禮物也可使對方愉快。

當然送禮也是需要費心思的,我也曾送過一次使受禮人終生難忘的禮物,是在大陸文革時代送給一位年長教師的生日禮物,是兩條手帕,我在上面分別繡上祝福的短語: "心與歲紅"和"青春長在",那是我出於真誠的友情於夜半織成的,想不到這兩條手帕她保存了四十年,及至 2003 年她病重臥床我去探望她時,她還向我提起 這兩條手帕。

在澳洲的聖誕新年期間是萬眾歡騰的送禮旺季,人們懷著思念,問候,感恩和祝福的心願送出禮物,是表達對對方的關愛,從而增進感情.因目前人們已不看重物質,而是在乎彼此間的真誠實意,所以送禮的方式也可昇華為其它種種方式了,如拜訪,彼此陪伴,或飲茶,或吃飯,或同遊等等,但我認為送禮這種習俗能延續至今,是因人情不能泯滅,是有其豐富內涵的,不能免除.我今生收到的最珍貴最使我感到幸福的禮物是主耶穌揀選了我作祂的信徒,使我在數十年人生旅途中有了一個堅定的信仰和指路明燈,到了老年有堅固的磐石作為依靠,有日益興盛的教會是我的屬靈大家庭,有眾多的主內兄弟姐妹關愛我,我何其榮幸收到如此珍貴的禮物。

我愈往深层想到送礼,就不禁悟到神送给世人的一份大礼,圣经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遣爱子道成肉身降世代罪,为了拯救世人.我们应该感谢神,从心里承认祂是独一真神,相信祂,并决志作祂的信徒.我们应毫不迟疑接受这份人生最珍贵的大礼.

我又悟到我们做人就是要有乐于助人服务於人的精神,将自己比作一件礼物,来到世上从物质上,精神上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人是有情有义的人,也必是快乐的人



【英伦心影 8】捐助的美德，从剑桥到哈佛

薇薇

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在古老的东方，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沉醉在专制极权和富贵荣华中尤其舍不得告别尘世，不惜重金拜术士、炼仙丹，对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孜孜以求。在信奉基督的西方，王室、贵族、富有商人把财产捐给教会，以求死后灵魂能入天堂，与主同在，以得永生。人类折腾了几千年，至今离那终极目标还相距太远，一两个世纪前，人的天命是“人活七十古来希”，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大多数人的寿命也不过百年。

既然不能永世长生，那么肉身虽腐，而名垂千古，变成了人生的至高境界，谁不愿死后仍然被人景仰，被人怀念呢？这实在是一种最好的永生。在英国，流芳百世的最佳途径是捐助一所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学院基本上都是由历代国王、王后、贵族、大主教、教会、富商捐献创立，并在他们源源不断的资助下逐步成长。

剑桥国王学院的创建人是亨利六世，1441年，这位年轻的君王自掏腰包，花了三年时间，强行买断了剑桥镇中心的大量村屋、商铺、草坪、码头、小巷、甚至河岸与高街之间的教堂，清理出空地，开工建造那恢弘雄伟的学院礼拜堂。1455年玫瑰战争爆发，王室财困，亨利六世被谋杀，礼拜堂的建造时续时停。约克家族白玫瑰获胜，新国王继续资助修建礼拜堂，直到都铎王朝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这座被誉为“中世纪晚期欧洲最美丽建筑”的学院礼拜堂终于完工。

亨利八世的第六任王后凯瑟琳成功说服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国王，在剑桥修建一间比剑桥国王学

院、牛津基督学院更伟大的学院。在合并了两所中古学院后，1546年，气势不凡、财力丰厚的三一学院破土动工，一开始就设立了五十名院士的席位。

克莱尔学院的院徽上有十二滴眼泪，那是克莱尔子爵夫人三次守寡的泪水。1326年学院成立，但资金不足，克莱尔子爵夫人慷慨解囊，成为了学院最大的资助人。今天所能看到的学院建筑都是1638年以后的重建，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秀美典雅的宫殿。

1870年，剑大校长德文公爵七世，威廉·卡文迪什，捐助了一个物理学教授的席位和一所物理实验室（7000英镑），并以自己的先祖、曾在剑大圣彼得学院学习的大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之姓氏命名。其实公爵在物理学上也有造诣，他本人是史密斯奖得主。卡文迪什实验室是剑桥史上的里程碑，开近代专业科研实验之先河。卡文迪什实验室科技硕果累累，发明发现层出不穷，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实验室之一。从1901年诺贝尔奖设立起，卡文迪什实验室共培养出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哈佛是剑桥剑桥伊玛纽学院之子，17世纪初他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1638年，哈佛在美国去世，遂将遗产的一半（800英镑）捐献给波士顿一所刚刚成立的穷学校“剑桥学院”。为纪念哈佛，学院改名为“哈佛大学”，大学所在城镇仍名为“剑桥城”。今日哈佛大学，富甲一方，教育成就傲视同侪，是当今世界最著名学府之一。

几百年已逝，亨利六世的青铜像仍矗立在国王学院的“伟大方庭”；亨利八世仍站立在三一学院的“伟大之门”上；克莱尔夫人的泪水仍在克莱尔学院院徽上滴淌；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两位王后的名字永远留在了王后学院：王后小径、王后草坪、王后路；唐宁爵士、西德尼女士、富商罗宾逊爵士的名字将随唐宁学院、西德尼学院、罗宾逊学院渡过下一个千年；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将与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垂垂久远……

今天，私人捐助或者投资仍是私立大学的重要经济来源和支持。在这方面，美国尤其开放，走在英国前面，基本上是笑纳八方支援。哈佛有133亿英镑的私人投资，财力何其雄厚。相比之下，牛津剑桥显得非常保守，对捐助来源审查得非常严格。例如，牛津管理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的反对票拒绝了来自阿拉伯富商的1600万英镑捐款。牛津剑桥仍旧保持清贵的传统，认为教育必须引导社会，而不是迎合社会，捐献者不能干涉教育的自由精神，商业目的不能妨碍学术的独立。当然两所大学也不是食古不化，剑桥接受了来自比尔·盖茨的奖学金捐款，并1.3亿英镑的高科技项目投资。



【英伦心影 9】 剑桥寻梦

薇薇

拜伦说“英国的冬天到七月才结束，八月又回来了”，即使不较真这英式幽默兼自嘲，英伦七月也算得上寸寸光阴寸寸金，我特意于七月初赶到剑桥，只为在最蓬勃的阳光中细细看清她的容颜。八百年的剑桥，岂肯轻易改变？一切美丽仍停留在徐志摩的笔端，风景宛如昨天。那河畔的金柳，一片浓荫匝地，在深翠浅绿中有鸟雀啁啾鸣啭；那凝静的桥影，如一弯霓虹倒悬于泠泠碧水，轻晃着波光潋滟；那葱翠的草坪，七分鹅黄，三分橘绿，衬得天上的浮云极浅极淡；那学院的建筑，本是雄伟刚健，被剑水的灵韵涤荡得风情万千。

剑桥是一场时空交错的旅行，一种奇异、错乱的滋味交织在我心里，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早已遗忘的那个夏天在慢慢涌现。那些薄阴湿润的清晨，那些昏昏欲睡的午后，那些微风送爽的黄昏，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假期作业，一如既往的无聊，我沉浸在《志摩的诗》、《猛虎集》、《我所知道的康桥》。那个悠长的暑假，早已成为记忆河流上的模糊碎影，在奔驰的岁月中，埋在最深最深的角落，不再出现。连同那些美妙的文字，也已隐入日落后的山岚，在纷忙的生活中，不复记忆，只留下一一种美感，在依稀仿佛间。

如同她的魅力无法解释一样，剑桥的美丽难以形容。剑桥是一个美的整体，不止婉约的剑河，不止婀娜的小桥，不止古典的学院，不止迤迤的街巷，不止优雅的小铺，不止青春飞扬的学子。更美的是她的气质，既有丰厚的底蕴，知性的睿智，又有人文的风情和出尘的诗意。她始终以不变之美对抗着日新月异，以淡定之眼静观着潮起潮落，在智慧的雍容中散发出静穆的幽香。虽然剑桥也在时代的节拍中前行，也有玻璃钢的新舍，也有最先进的设备，也有对传统的变革，只是她一味从容内敛。

剑桥的学院都是长方形的围合，是自成一体的封闭型结构，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但规模要大得多，礼拜堂、图书馆、院长室、食堂、院士和学员寝室楼都在其中，一个庭院通向另一个庭院，甚至第三个庭院，最后是后院，通常为大草坪和花园，院士的草地保龄球场或者板球场。因为31所学院是在八百年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剑桥是集中观赏不同时代建筑佳作之地。从古典到现代一一展现：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后哥特风格，克莱尔学院的文艺复兴宫殿，伊玛纽学院的巴洛克幻想，唐宁学院的纯希腊荣耀，三一学院的新歌特风采，吉布斯楼的古典复兴，大学议事堂的乔治王时代优雅，菲茨威廉博物馆的维多利亚辉煌，歌顿学院的安妮女王魅力，施卢姆贝尔格研究中心的前卫现代派。

剑河的中游最美，茵茵碧水夹着两岸的巨柳高杉、紫藤花红，映着天光云影，一路徐徐穿过几家最古老最驰名的学院，穿过秀致的圣凯瑟琳，古朴的王后学院、堂皇的国王学院、典雅的克莱尔、显赫的三一、沉毅的圣约翰、庄重的莫德林。剑河宽约十几米到二十米，这一段有七条美丽的小桥，有徐志摩盛赞的克莱尔三孔石桥，有维多利亚女王惊呼“太美丽”的圣约翰学院叹息桥，我最欣赏王后学院的数学桥。这是一座苍灰色的木桥，桥两侧简单的木条菱形交叉，桥身是一弯弧形，桥体轻灵得好似没有重量。据说由七千多根长短不一的木条建成，有一万多个接口，只用了五百多枚铆钉，这实在太神奇。在我看来，这座桥相当完美，体现了力的平衡之美，数学的简单之美，建筑的结构之美以及艺术的视觉之美。

是剑桥人赋予了剑桥美丽的精神和灵魂。在薰衣草和蔷薇花的怒放中，飘荡着缕缕的人文芬芳。

弥尔顿的桑树和华兹华斯的黄水仙，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罗素的老磨房和布鲁克的果园，浪漫的拜伦潭，牛顿的寝室还有凯恩斯之角，都在岁月远处伫立，与时光握手言和。

挥手作别剑桥是何等的不舍，真希望与她不是短暂的邂逅而是四季的相守，这样的梦想能实现吗？人生呀，何尝不是等待和希望！



攝影：《中國新年》

韋鋼

攝於 2014 年 2 月 8 日 King George Square, Briabane



作協簡訊



2014年2月15日聚會

是日為作協 2014 年的第一次聚會。共計十三位會員參加。大家互致新年問候。聚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

洪丕柱老師的文章《布里斯本生與死 — 我愛憩息在這遼闊寧靜的芳草地》獲得《大洋時報》的徵文大獎。與會者對洪老師表示祝賀。洪老師為參加聚會而放棄去墨爾本領獎的機會，大家鼓掌表示感謝。

會上大家七嘴八舌，討論如何激發創作靈感，紛紛介紹自己的寫作經驗、感想。氣氛非常熱烈。會上維和將作家分為“高產作家”和“低產作家”。於是“無產階級”一詞也就應運而生。

多才多藝的王雪帆女士今天首次參加作協的活動。她介紹了自己的寫作經驗以及她近來從事視頻及微電影製作的情況。曾在《昆州華文》發表過文章的張卉女士今天也現身參加了聚會。大家一致邀請她加入本會。

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充分利用現代科技給交流帶來的便利，大家決定建立昆州作協微信群。有條件的會友先行試用。

會上董睿，我們的財會，介紹了協會的財務情況。協會創始人蔣中元先生和夫人吳金珠女士在得知協會財務情況後，專門為協會捐了款，以示支持。





活動預告

時間：10/05/2014 下午 1：30-4：30pm
地點：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內容：待定。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本期編輯：韋鋼